

詩說

詩說卷第十

信安劉克學

大雅

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三百篇之義莫邃于雅大雅三十餘詩文王為首吾夫子言道之奧皆自此發之是安可以易言易知哉先儒謂周公所作信非他人所能與也妄意是詩之

大者三四端皆當先詳其旨以文王為周于天一也以文王本支之盛二也以周世生賢之衆三也以商家子孫之歸四也後二章以為成王發宜鑒殷而法文王此皆詩之大旨當周公作此詩也周之盛治已成推原文王之格天天之命文王見于人才之衆商士之歸皆非人力之所能致此立國之大本成王所當知也周自大王翦商以來武王革命之後天下非遽為周也不遽為周者文武之至德是以武庚立而商祚尚存武庚殺而商命始絕者文武之所以為大周

公之所以為難也如以其所覩識者言之牧野之師殷周之所以判也是詩無緣忽見焉如謂武王之功不應在文王之詩而文王造周必有大于牧野者焉然則此詩所言未易以淺近求也世儒習見後世興亡之迹例以後世禪代之事而求于聖人之盛特不詳思尔古者諸侯之歸天下共尊而王之則王矣允自唐侯而有天下者諸侯歸之也自是之後雖揖遜征伐少異大要群后百官尊奉而君之則君矣文王為西伯雖征伐諸侯諸侯本未君之也自虞芮質成

周遂受命故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辭書稱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十有三年大會孟津非受命之實則以何說為紀年之始乎是以商王周王並言而不嫌反邪庶殷兩不相溷者諸侯之歸周已受天命非在于武王牧野之日也是詩之所主其大者出于天又其大者微子歸周所謂殷士祼將于周廟是不得強為之說也惟周公能知之耳此則非武王所得而庶幾是以周公推本于文王而非另于立言也書于微子尊異之者凡同于堯舜虞書稱古者四人而止爾周

公命微子乃曰惟稽古崇德象賢與唐虞稽古建官同辭吾夫子以微子首于三仁書以微子名篇者亞再蓋微子以殷王元子而歸周豈若後世悻悻之忠以天下之公為其家之私惓惓不忍去者同年語哉是詩七章而兩章言商士之歸此豈漢世儒者所能預知哉周公揖成王宜鑒于殷夫乃與微子異乎曰不然周公之所言者天也天不可以聲臭求所可求者人之聖賢者爾因殷士之歸以驗天命之大不以殷而廣度之則是以天命之駿由已適之也則不足

以知文王不足以知文王則不知知天矣

孔子言才難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豈非思皇多士維周之楨乎此亦造周之大者也若今聞得于天之所祐域致篤于賢之所歸則又此詩之一事已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詩言文武並世任姒嗣音之盛非天命不及此也

若以明〻為文王赫〻為武王則上下二字悖矣詩之前章蓋未遑及武王也殷適似若微子以孔子不立殷所以亡絶商于適子肇周于任姒天命之赫〻也自彼殷來嫁周雖曰追述商周已並列矣自大王居岐之陽詩人已曰實始翦商是以彼殷而京周也生文王又生武王有大任又有大姒是詩所以悉歸之天信非人力所能與也詩爲武王作而本之文王者大原在文王也文王之聖自翼〻小心始所以格天而受天下惟敬而已尭舜以敬立君道文王以敬

成王業非他人可與故詩人回繼此文王小心翼翼
所以能昭事上帝經德不回而受方國也並是天始
監之而集大命焉自文王嘉止至不顯其光明大任
之聖自初載至親迎聖德已宣却乃及王季則以大
任為先若倭于王季者焉六章始言天之命文王前
此則眷顧之矣未明其為天命也自大姒之纘繼始
信其有天命矣何以明天命每五百年王者興生聖
人固不敬也大任生文王未及言天命文武周公父
子也而處則天命卓然矣于周于京其詞甚重不憩

略也命之在周者文武也命之在京者任姒也故詩人以大姒之纘承為天命也凡國家之興未有不由婦人者此非人力所及惟詩人知之耳自殷商之旅至無貳爾心此周之所以興也但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非可以常言周自虞芮質成至牧野之師十有三年矣天之命周定矣武王觀兵孟津而歸至是已兩年未果于進師也惟戊午師渡孟津之後始不容以諸侯退合天下之衆除天下之害武王猶重為之遲遲如此維予侯興箋謂諸侯當起為天子豈有終篇

王周此獨以侯爲侯辭也晦翁曰侯維也如侯彊侯以之侯則王周之旣久乎詩人謹之曰上帝臨女无貳爾心周與至此積累至此師已渡孟津武王猶有甚不獲已之心所謂遜之遜而又久者乎雖追述也其明聖人之心歟卒章專言牧野之事在書以武王本心見于書者大抵多懼當時雖不取商以友邦之衆居天下三分之二其受命作周紂固莫可如何也非若羑里之可因也然在武王固不容已于此關害亦于牧野之師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亦此意也是詩

簡而易見言與周如此之詳其孔商如此之略周之王不王不以商故也時指以為太公望之力故孔子回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是以有鷹揚之喻會朝清明訓與箋二義皆勝箋指朝為甲子昧爽亦宜有之在書周之大事多言朝聖人與天參合無間亦侯天休命同意後世有兩齋之說容或似之

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前二詩既備言文武興周之盛此詩又推本其所由以興者上不及后稷下不及公劉內不及姜嫄任姒外不及呂召畢芮其所紀者獨有異焉信非周公不能及也然則周之王業盡在此詩矣名詩以緜取喻以瓜皆由微而大歸功于文王者甚深此周公之大旨也首章言古公亶父者太王也武王所謂肇基王迹者也易所謂王用亨于岐山又曰王用亨于西山者也言大王之遷岐遂及于文王之受命明周之所以王天命之所以定也三章以周原為地固可以若

周視其原如度其隰原以其地之美生物之可以養人而築室焉四章經理之詳也五章似若已建國者焉所謂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者矣有官府有室家有廟祀六章歸之者衆皆樂為用矣七章所謂皐門應門者王者之制也雖鄭氏强謂天子之宮加庫雉者曲說也大意欲證其不稱王之說朱氏雖謂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就使未有制度周公既作此詩亦宜不可涵其制玩其詞音亦尊先二上矣故以虞芮質成終之明王業之所以大也後世隨儒以〻脈

事商為文王聖德無受命稱王之事自錮其說以為聖論不知武王克殷之後殷命尚未斷其服事商之節不但文武為然吾夫子亦歸之九人者也故是詩言王者之制而不為狼中國有王者作夷狄自服故自王業之立文王誠以為非已致之惟知已有四輔而已造周之業實非文王事也猶孔子所謂九人乎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此詩繼于前二詩之後必有大爲者畢張又其次爲以若後世莫能知此詩之旨且以棫樸喻人才何其小也謂人才衆多相樸屬而生如茅之連茹此可以見其盛尔何足為周之有無哉先儒謂前四詩皆周公所作宜後世之所不可知也不可知而獨言之適有害于詩旨爲尔姑以其聽說存之以待知經者可

也似若此詩非言周之多才也言諸侯歸之者衆從
諸侯以朝周助祭者如此其盛首章已言濟濟辟王
左右趣之所歌在辟王之衆從辟王者不得不徽之
也故以棫樸名詩惟其人之徽也所以見周之盛得
諸侯之衆也鄭氏謂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
燎之亦几于得詩人之旨也不然其二章岡爲中言
辟王奉璋髦士之宜乎此可以知詩人之大旨矣舟
楫所以涉險此不嫌于衆故以烝徒爲言從而歸之
者衆明文王之王周備天子之軍容也四五而章則

言周家之多賢、才之美大異于一世而王業之所以大也章摘坤卦含章可貞之章故以伴言卒章後以章中言焉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詩之旨安在哉詩止六章而五章言福祿故序謂
之百福干祿謂之受祖說者亦莫能出此爲其爲不
知詩人之旨均也詳而求之其文王受命之後有事
于上帝百神之詩爾故于旱山之麓而升中于天惟
第三章鳶飛魚躍不及福祿者中庸所謂上下察也
文王聖德上際下蟠感格天地天地降監之本也柞
棫之燎熺榮也辭壯特牲也玉瓚祼將也視周頌昊
天成命之詩時未備其郊宗之制耳作人亦言助祭
之臣工也卒章言葛藟者猶緜之瓜瓞本其所始于

周之先祖而後致王業也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无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此詩言文王宮室之粹也不但任姒之聖自大姜固已肇興周之業矣非內有任姒文王之德曷為如此

之盛三四兩章見文王閨門之內聖德之純卒章富
以關雎求之任姒之聖德達于天下賢才之衆皆自
宮室之化形焉故詩人舉此以爲任姒與周之實與
周南相應成人以孔子嘗論之言求之成德之彥也
此詩之言成人則似不若是成人者始有成立猶冠
義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
人而與之爲礼也早甫冠而有德也小子者猶童蒙
也猶极之小子踰ヽ也自成人小子而有好古之心
此士之所以爲髦士而耆之所以關也此文王述誠

之化自宮庭積之詩之名齊者召南之有齊季女乎
宗公其宗老乎卒章所以言肆者盡人之性乎惟天
下之至誠為能化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
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壓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栢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彼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是詩興緜詩次雖遠似若相為表裏者緜專言大王王此兼言季篇終皆以文王終之若追王大王王季之詩也武王稱王季勤王家不以其增崇王業也是詩言王季之興周幾與文王並而比于文王之辭若易之比建

萬國親諸侯者也惟比諸侯故比及于文王且周人之歌其先公先王詳矣未有推王季如此其盛也王季興周之實績經傳所略惟是詩有言之不能盡者又有加于是大伯以天下讓吾夫子之辞也不言以國而言以天下猶王季之王此大邦明翦商之于居岐受命之于質成也詩亦曰作邦作對是詩又曰以對于天下故毛鄭以對為君謂配也大伯未嘗立亦均以作對言〻天命也大伯居長宜立宜立而不立以立為讓亦立也天不生大王周之王業未可知倘

古未有不以讓興國者夫子曰能以禮讓興之大本也王季不以襲位為心安受其讓者知天也故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是心其與天為一乎大伯之至德惟見于魯論與此詩他經不及也詩人又發明其心之純于天非季札所可望故詩有兩則友之辭繼以則篤其慶慶自此始也所以奄有四方歟時无喪二字必有所指不可聽也即此詩可以見吾夫子以天下讓之言惜書傳不備後世無以知其事姑以逃之文身二者言之大伯有不可奪之志而王季之友凡

天有難能者此上天所以度其心欲晉章之言與書
多方天惟求爾多方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同意殷以失德下不獲乎上周以先位上不獲乎下
上帝者之一語瀕重而莫知所謂帝者何頌之武曰
耆定爾功皆以致為訓似若上帝將致天命而增其
用大故不大聲以色者帝所懷也二章指遷岐也闢
荆棘以啟邦也呂成公據岐有夷之行為串夷之証
治甚精確然以帝遷明德一句則鄭氏所謂混夷者
庸或有之是以岐山為受命之所夫易之用亨者兩

言西山岐山也三章繼以省山為辭四章言王季之所獨能生民卒章言后稷肇祀庶无罪悔此言其德靡悔是足以併德于后稷矣五章以下言文王併六章皆言密之服也畔援歆羨程氏以義字為訓于辭旨得矣岍字莫可知鄭氏以為岸獄指廣為廣成也若以下文泉池取岸之義亦通要不若岸獄之切于一時也諸侯皆歸密乃獨距而章皆有侵阮之詞是密自阮來侵也下有祖旅之辭故鄭氏併以共為國以對為答辭雖順此詩而言對不應異義對猶君也

七章依其在京義棲對于天下而言以君國之勢依
在我者爲固客人自阮而侵陟高下瞰周人曰無直
犯我之陵我之山陂以山河爲境也無飲我泉我之
水泉潴爲深池矣以此章自固之勝知前章整師旅
自阻地而道絕之也七章凡兩帝謂文王見文王與
天爲一若相告語者大教長夏而句當以類求毋相
遠可也不識不知猶無教無臭也則猶易之乃見天
則之則此六句謂文王不育慮天命明文王之本心
也惟其然也帝復謂之使伐崇也仇四也使其以諸

侯伐崇也八章自四方無侮以上言文王不急于用師也卒章則決于伐之矣無侮言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也無拂猶莫敢不來享來王言庶邦丕享也周之王業所以大歟

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祥見詩之辞蓋當時紀實之詩非追王後之詞也說者但以文王不受命為奇論一切狗之独通其詞王在靈囿靈沼與王在〻鎬周辟是可強以為追詠之辞乎西伯戡黎止稱西伯但此以後皆以王言之武王復師孟津之時告于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曰周王發將大正于商此時紂蓋未亡牧野蓋未勝也周王之興商王蓋言而不欺三代之王後世之帝也王在靈囿謂之未稱王不可也既已受命稱王矣則王者之制度獨謂不當備乎應門皋門靈臺辟廱皆天子

之制受命以後事也按禮記四靈以為畜謂麟鳳龜龍也魚不淰鳥不獝獸不狘人情不失指四者之瑞以為靈故以名其臺囿以為聖王之惠順乎如周南以麟趾為關雎之應卷阿鳳皇于飛為麟鳳在郊然然則麋鹿魚鱉之在池囿馴擾自得詩人指此以為靈而名其池臺囿固乎若非以為文王之靈德也前古謚法凡曰靈者若衛靈公所以為靈者非美謚莊周謂辟雝為樂以是詩攷之則信是詩之言辟雝上文則鼓鍾之簨簴也下文則矇瞍之奏公也其間以

鐘鼓為辟雝之節審矣沼囿魚鳥之間謂教養作成之法在是可乎若以周家名樂用學校之名未為不可何則文王所重在得賢所務在作人以此名樂以此歌詠蓋聖人用心之地也是詩所紀皆一時實事不可以虛詞揜之也文王之什惟此詩為紀詠之寔乎唐李太白既娶而隱于山聚群鳥皆相息各以名呼之則就掌取食守臣不之信親睹之遂舉有道見太白集中以文王聖德魚鳥之馴于庭戶殆非虛語當時親見而歌詠之此詩所由作乎孟子謂之靈德

故曰祀寔之辭也

下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于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是詩辭甚近旨甚遠武者武王之廟號又武王之樂名而乃以武名詩而加以下之一辭要其義則何以

為下武并其以三后為主則武王可以下言也武王
之並稱于文王其道蓋未相遠文王受命作周者也
非爲止武王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下武猶後聖也
有前聖必宜有後聖而後聖人之道備有文王而下
有武王而後聖人之道成故詩人斷之曰下武維周
又因世有哲王作配于京文王之配合作都于鎬京
也二章中言武王之可以配文也求匹也惟武足以
配之故王道至武而成故四成王興言武成同意上
章言武王足以信于天下定尔子孫于下地四方之

民罔不祇畏是也此武王所以爲追孝四章言諸侯同歸于武王而媚于天子天下皆順之如礼所謂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書之君奭曰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與詩同旨也故能昭其所嗣于九服之廣五章言九服諸侯所以來享來王者以武王之繼承其祖之跡也以祖武一辭明下武名詩之旨惟其有武王所以能萬斯年得天之業也六章言萬年得天之業者以四方諸侯之歸也諸侯歸之則萬年之遠設爲蕃屏之佐矣且一詩之中未嘗及革命

止以繼述爲言見武之道不在功周之所以爲周不在乎命詩人所以皆言萬年歟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下武之後繼以文王有聲二詩相次皆為武王作也詩為武王而以文王名詩何也猶言下有武王故文王之聲為益大也是故首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文王之聖身以不大聲為心聲非文王所尚也文王本不尚其聲以武王繼其下是以駿有聲耳文王之什凡十詩八為文王二為武王此詩以文王為說則失詩人之旨何以證之作豐文王事也八章之中五章

言作豐後四章專言武王乃以作豐首尾歸之見文武之道一也文王不及乎鎬武王寔同乎豐也別而為八者見文武之時事異也八章皆以烝哉見文武之君道同也孔子專以文武並稱言其無間然也前後二聖相繼而作故文王之不大聲者至此而大有聲所以繼于下武之次也在文王不當以聲言言文王之聲者當以武王言也遹亦述之意述之而大有聲述之而求所安天下述之而觀其所以成而文王之君道愈尊矣二章言文王伐崇作豐之實也崇之

負固見于皇矣之卒章天啟文王定都之業崇遂于幽不容于不滅〻之而四方皆服者天下之所同弃也故二章專言之三章首言築城固國所宜先也築斯城鑿斯池以建都焉其都正與岐陽相匹尔非欲備天子之制但欲述大王之事先矢其孝尔周自大王肇基王迹至是則及邦諸侯交歸之文王蔚遜而不居則大王實始翦商之業皆所屬我文王之都豐雖未及乎追王之盛而成大王之業者寔係乎此非詩人安足以知之此所以明文王之心乎四章王公

伊滙呂成公引王公設險之言甚當王公之制其國有池有城天下諸侯同歸以為周家藩翰也惟此而章言王后謂諸侯之會朝覲之歸周是始王矣所以王者有諸侯蕃翰同尊乎周不得不王此正其名位于文王也五章復以四方攸同並言武王謂武王既伐商諸侯之同歸同于文王〻之名位益大乃以豐水為言者何也定都于豐指豐水以見為功績而服以正萬邦故稱皇王六章言鎬立之益肆乎作豐雖在文王先鎬實在武王豐鎬固不相遠曰鎬京者

以大言之猶京師備天子之制詩凡八章所稱文王在前二章稱武王在後二章若尊文王而武王非可並者也猶下武之意所称各不同其稱烝哉則一猶孟子言君哉舜也伯益言為天下君同旨以書求之豈所以立庙鎬所以為邦周家建國之法自如此周公之作洛邑以立宗庙作下都名之以成周以廷商民前此所无若自周家始有此制耳定都之大制度之循獨以辟廱為言者凡學校之當先而人材之當急所以統一四海者在此而已後二章始正其名四

武王且二章以作邑豐之文王謂文王以定都會諸侯也七章以宅鎬係之武王謂武王以宅鎬統天下也天之成命二后均受之者也卒章以王業之大由賢者所致以得賢而久芑水草也喻賢才之衆也武王所以遺其子孫者非以王業之大土地之廣惟人才之衆而已人才以豐水言見其作成長育自鎬京辟雝起而非一日之積也

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弥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旡菑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寔覃寔訏厥聲載路誕寔匍匐克岐克嶷以
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〻禾役穟〻麻麦幪〻瓜瓞
唪〻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寔方
寔苞寔種寔褎寔發寔秀寔堅寔好寔穎寔栗即有邰
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

故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以生民名詩執者始若謂后稷之生尔抑后稷能生民之生故以生民名詩耶綿之詩亦指后稷之初也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沮漆后稷所封之國作詩者亦以初興生為言豈茹毛飲血之世民有不粒食者

矣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以生此后稷教民稼穡民始蕃息而萬物亦生生而不窮不然何以二詩之辭皆以生為言周歸之后稷武仲尼之刪詩也豈以詭異為王業之始若玄鳥降而生商周首乎詩人之所述仲尼不以為非也天地之理案如崧嶽之生甫及申聰明之作元后仲尼不得而泯也因其至異以著其至常仲尼所以垂訓也詩人中言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常禮之所始也以歸肇祀上帝居歆常禮之所終也攸介攸止不康禋祀庶變之心也寘畢

寔訏克岐克嶷順變之道也故閟宮有侐侐姜嫄其德不回之辟然則姜嫄之德其果有出乎其類者矣方其履帝武之初倏然若有所感故曰歆歆姜嫄則介然凝止其心為之震悚為之肅敬蓋以此為悚矣及后稷之生自誕彌厥月至居然生子居然猶遲然也姜嫄思其不祥而弃之雖不坼不副无菑无害若足以赫其靈姜嫄以其異而疑知上帝之命豈敢泰然自安以為足以當天之眷哉且姜嫄既不以前日禋祀之感而遽康之深思其不祥是以弃之屢至后

稷亦失是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之屬意于生民如此雖終名之以弃亦不可得而棄矣後世不知詩人之旨乃謂姜嫄歆〻然豈理也抑姜嫄不回之聖德乎五章有相之道凡稷所種植者若有天相之若百穀之種皆草也皆土之毛也稷茀其豐草擇其種之黄茂者黄取其能實茂取其能滋者而樹蓺之故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百穀各盡其物之性而民皆粒食矣克封之有邰即就之也猶尚鞠之即之即就有邰而立國焉六章誕降嘉種以言之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言之則稷之所以教民者非可神之以為
天所降也以詩人之自言之不必以詭異為可測其
理但長詩人不敢輕褻其事謂天之所降如貽我來
牟帝命率育尊崇稼穡之意但如此如此則知履帝
武之說不必以為妖謂履帝嚳之跡行將事齊敬可
也降之在天恒之在人恒之者有道故稷誠任負歸
而肇祀根本于天也七章專言肇祀之事涖卜來歲
之稼矣八章推后稷肇祀之盛美也書稱肇戒民怡
凡祀以為酒也酒所以格神也豈皆由祀事而作歟

狄儀禹之臣益亦同時馨香由黍稷而致大要在黍稷其感格至于上帝之歆為後嗣者尚以后稷之心謂庶几無罪悔其兢畏可知后稷猶以此為言則子孫之兢畏又可知矣故曰以迄于今不但止于祀事也此詩周人推本后稷之業其郊祀后稷以配天亦礼之大者也是以本章以肇祀為言于魯之用郊何預乎就使魯僭用之非詩人之本旨也按春秋書郊皆不同惟宣公三年成公七年之郊用建子之月則冬至報本之郊也二郊皆以卜不吉而不郊其他卜

郊皆以夏四月則仲春祈穀之郊也春秋常事不書因改卜郊而書他之不卜者魯皆僭之矣詩何預焉況肇祀如書酒誥言文王肇我民惟元祀同辭非為郊言也因播種而肇祀凡祀皆自此始矣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以行葦名詩為首章存其義一詩始末皆所以接親賢也與行葦何預焉似是成周睦族敬賢尊老之詩葦以行言行道之草易殘者也愛心無由而起乃致其愛使牛羊勿踐愛之至也葦无可愛之理也而猶若是似是與周家厚于親踈少長之意無往而不致其愛猶能廣之仁无微賤皆有仁心焉此周家王道

之極至也故自兄弟及賓客自飲食以及燕射自笾
体以及壽考無所不用其情焉是蓋以其所不當爱
而觀其所甚爱其間兩章言敎弓序賓立德行者莫
若射君子無所爭之事前後意若不類而重言之者
必有以也豈其所以燕兄弟賓友者必以礼節之以
總觀之乎七章皆以曾孫為言為成王敬老言也以
黄耇之壽又從而祈之引之尊事之意无窮也介尔
景福曾孫所以屬黄耇非自戒其福禄也名詩者以
其情與理、所不宜及者皆致其爱敬故所以謂之

行葦歌言周家至仁之意也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說此詩者似若鄭去一既多冒不知詩人之意實在此字也故申言以既飽爲既醉既飽者燕樂以後之事飲之以酒以觀其不亂今此詩之意又不止是君臣相悅有祈爲有頌爲猶以爲未也今神人以同其情合君臣以嚴其禮辟廱凡與爲鐘鼓不及爲朋友父子室家子孫皆盛德之度皆成周既醉以後之事也夫豈壹醉日富之風我醉之後猶可歌爲其他可知也孟子亦曰言飽乎仁義也故其詩皆興燕樂之詩不同惟一二六七四章言君子萬年愛君之情篤

矣首章以景福為先其後皆致福之道也詩以德為
主旅酬逮下之中而備其頌禱期望之意二章因倘
般而介以昭明昭明者君道之難能者也常志于有
始先終先期之以盡終乃曰令終必有始以一時之
已盡者猶未足以言善始也託之公尸而告之為詩
人之致意誠不薄矣自人主之明而使其羣臣皆持
其禮禮而先歎至于嗣守之益裕孝治之自形而後
可以信天眷于无窮而福祿之致惟在于妃后之賢
人才之衆而後周家之得天命者果可以于萬斯年

也矣此皆于德將允醉之後致其忠愛之詞卷阿首章介尔景福之詞不然則夫詩人期望之意矣成王之正大雅以是為首必有大者存焉豈但以辞官訓詁之道而已哉但令終一辞多以為考終命雖三代盛時允後世之祿但語意非是備五福之吉其曰令終有俶俶始也期之以有始有卒者也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尔酒既清尔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尔酒既多尔殽

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鳧鷖之名詩終始蓋一意也特其意難知耳詳此詩言成周禮樂大備既祭而澤必及下故此詩作鳧鷖水禽爾似比鳧鷖以為辟而其言在涇也沙渚潨亹皆沿涇以為義也每章皆什其舊謂戒王之都于鎬

在豐水之傍二京相距不遠皆夾豐水今不以豐水起義而以涇水起義涇濁渭清也所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去鎬京爲遠禹貢雍州之地涇屬渭汭渭至

清者也涇以渭濁今捨渭與豐而遠取義于涇禹貢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固自顯然水會先擇于清濁

者也此詩反覆言之旨其在此水會浮游于清水宜也今自涇而沙而湑細細于濁流夫將泥溺于酒殺

發養于福祿而危其有艱難者于而卒章以熏熏欣欣言其情之變而終之曰无有後艱此詩人箴戒之

婉乎每章兩言公尸與既醉之三章公尸嘉告同音要是祭澤之中託公尸以致皆使人主致思爲祭統曰率其群臣以樂皇尸鄭曰皇君之尊之也即此詩公尸之義祭祀之時公尸尊矣祭統曰尸飲五飲七飲九故以然飲也五章皆同辭四章皆言來燕惧成王狥其可樂而忘其可憂託公尸以感動之似是施祭澤之詩也

假樂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之訓嘉雖若遠而允據然亦有嘉之義焉是詩有深旨殆與虞廷舜皋賡歌同意特賡歌辭直而多戒假樂婥婉非專于美也讀此詩自既醉以來及于卷阿雍雍穆穆如春風沐沛之時泰和之象燠然可觀是詩正是持盈守成之意與其拱元為坐視天民同

風也無叢脞率作之戒而有其義无時幾屢省之辞而用其道者也首章謂德與民相宜宜之為義博矣二章所宜在君謂其穆穆皇皇渊默无為聖人之德也而不過于事惟舊章是循曰三章抑抑著于容秩秩延于闢怨惡不形而我無容其心羣匹是率而下得盡其才綱擧于上而萬目自隨矣卒章以綱紀燕立嘿不可叅而君臣之情焕然相得皆有以自竭而无弛縶之弊此蓋成周君臣以此持守詩人知之發于歌詠寔與虞廷賡歌同符而其用也此均所以為

恭和也歌

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于時廬旅于時言、于時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飽食之飲之居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是詩與七月同音七月可謂深得乃紫之風此詩簡直而列之大雅豈周公有未及于名公者乎必有大旨存焉詳觀此詩雖為成王而作寔次于生民生民后稷之開基也是詩公劉之成烈也若謂王業不但

始于大王在公劉已基之久周公召公推明立國之本出于追王之上深言公劉興周之所自來即七月所謂王業之本也豳者公劉之所迁七月豳風周召推本王業上不及邰下不及岐本公劉也后稷之後已微非公劉用力之勤則后稷之業墜矣毛氏謂夏之始衰公劉見迫逐遂平西戎迁邑以立于豳傳記雖不詳其事以此詩攷之則可信也必有所據而云然言周者以豳不以邰公劉始通于稷乎特舉其初爾公劉弃其場疆之舊以拓國于豳有太王去邠之

風大王之避狄用公劉之故轍也書曰允為前烈詩曰篤公劉所稱篤者因其初而厚之也此詩首末止言遷豳一事其于成王守成之業若無預非若豳七月專言農事其致戒成王者書之無逸也然則序詩者蓋模倣詩人之旨而不近似乎后稷以農事開基再傳至鞠陶固已斬然矣公劉之為前烈猶后稷之事乃不于邰而闢土于豳者公劉之邰非興國之地其俗已敝其地又偪于戎雖后稷復生亦不能不徙肇國于豳故此詩次章曰既庶既繁其人民之宜也

既順而安矣乃逖宣暢之爲土風之淳美可以久長而无後艱故因无永嘆此迁豳之本旨也首章所謂匪居匪康先治其疆場知不可以久而遷之爲蓋非輕于去邰也所謂遺夏人之亂者詩無之也積倉餱粮矣又備弓矢干戈爲豈不以夏人之亂乎二章之言玉瑤鞞琫詩人本與首章弓矢干戈對言弓矢干戈言其禦亂玉瑤鞞琫言其備文一爲相宅之謀而疆場不昧遷已班容然安燠乎有文矣三章已有都邑氣象君民相孚如家人雖諧矣四章而文物漸備

雖未及乎礼樂俎豆之風經紀其民大約舉爲五章立國之度兵制田制此固百世而長之法也故曰幽居允荒六章關土聚民民居之小事上之人悉從而相佑之遡涉鍛厲凡其爲民之計如此之悉也其關草菜披荊棘用力如此其艱也名公備序一時艱難之業明周之王業但微而積者不足爲公劉多其所以興民相爲一体凡若家人婦子同氣之愛終始次第如此明倫敘俾得民之心以爲王業基本歟俱至于大王氏之從之不容但捨王迹之肇寔有所本使

成王不以遠而忘之也周家之礼郊祀后稷而下不及公劉周之追王大王而上不及公劉二公獨于幽雅二詩拳拳言之蓋礼者天下萬世之共守不可踰越而興王之事所以推明所本者使命大臣所宜從揚不可以常典言而成王所宜心知者也後世之所毅褻者皆公劉之績也又大王之所本乎

泂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詩意殆未易知三章之辭簡直平易非若有深遠難窮之義而為成王之正大雅凡雅之歌頌一于稱美无所寄興未有若此詩之渾純也然則所戒為何事乎竊意詩之每章有二彼字一茲字所異者第三句耳亦非取義之本旨也大要言人君之重用其民以為格神保國之道耳民至微也至遠也人君之享有天下必倚之以為重猶祭祀之用水也故以泂酌為名酌之于彼者行潦之水爾挹之于此者非罇罍瓚

餴之器乎在彼如此其徹在我如此其重矣餘錯以薦黍稷者也濯罍濯溉以薦牲酒者也故繼之曰豈弟君子豈弟近民之德也人君用此以為感格天地係有天命者在此而已惟此詩一章經于一章餘錯父母重莫加焉所本者大不容有加但是以從餘敬之存猶可以交于神明焉是以三章皆歸于豈弟之君子歟

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將來歌以矢其音梓

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為綱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是詩之辞甚偉大其音甚徹以卷阿名詩首章徹發其端他章不及焉且莫申其義也阿之為山阿固也山阿之卷曲所以畜風也山下有風于卦為蠱物為之挠乱也詩謂南山烈烈飄風發發風之震挠也皆以風為害莫知所以為美也而此詩為成王盛時正大雅首章取義于山風不亦異乎况名詩以卷阿謂山阿之卷曲南風長養之氣回旋盤礴于其間乃有

後將自得之音詩之大体然矣大旨不外是也詩言
豈弟君子多指人主此不可專以人主爲拘首章與
五六兩章似指賢者不得以人主爲義惟二三四當
豈弟君子指成王言之也凡詩多以首末二章寓要
旨爲此詩獨不爾首章似言君道廣大典易爲賢者
所歸赴皆得以盡其情音以歌起義也下三章皆以
爾言皆曰俾爾彌爾性俾之者賢才也所以使之者
在君君之丕本獨異故賢者能使其周于古格于神
保其福也又次兩章則以賢才爲主所以爲民之則

為治之綱者豈弟君子合君臣言之也自此以前明良會遇之盛君臣相得之道誠為王伯之極矣又次三章皆以鳳皇起義章皆六句矣亦其發止止其卯也于止知其所止為國光華故曰媚于天子亦傅于天循鳶飛戾天也萬夫之望故曰媚于庶人言士以在朝言吉人以分治言也言鳳皇之飛賢才之歸也九章言其鳴謂崇揄炫擬不世出之音為王者之美瑞周公謂鳴鳥不聞者今聞之矣不如是不足以於成周大雅之詩盛矣哉此蕭韶九成之美也卒章不

迺形容賢才衆多歌詠不足以盡之意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惠此中國〻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无

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是詩每章皆三致其意民亦勞止一也無縱詭隨二

也卒乃以正義為歸宿為故最後而章其旨皆正大

望其君者甚不薄孟子取王之旨也當時厲王猶足

用為善耶聖人列之于大雅且以為變雅之首誠深

矣哉詩人發見至隱以為小人之肆其始入也必自

順適人意始故其於常執為寇為虐失執道以隨人

人必悅之故五章皆以為戎先其詞者戒之至也始之少縱則其心肆矣故其為寇為虐始但不畏忌而已浸而為民憂又至于作慝至于敗壞至于盡及其正理則不可加矣不但為國之殘破而已四章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似不必泥戎字以戎為女其理固優此章上以中國為言則戎為戎狄也詩人豈逆見于百餘年之前知周家將有戎禍乎是以微數其意小子爾之、詞也抑之詩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意與此相似當時戎狄雜處中國如

本朝澶淵之志富公使虜極言虜必遺志亦見于百

年之前

藝祖心欲都秦謂他日必敝于兵其見固遠也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

夫灌〻小子蹻〻匪我言耄尔用憂謔多將熇〻不可

救藥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

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

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〻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

多辟无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无俾城壞无獨斯畏敬天之怒

无敢戲豫敬天之渝无敢馳驅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

天曰旦及尔游衍

板之訓詁為反不知何所取義乎負以其字從反故

傍緣為之訓耳固有不通者焉捨訓詁而聽爲之說宜心所安詳思古今地理言語不實闕也惟板之義則闕曰板築曰縮板曰不沒者三板未嘗有他義也以是求之亦猶戰國之連衡漢書之衡決乎凡背指聯屬之勢也故名詩以板詩之辭多不可解不容模做者止從訓詁而逆其意亦及夷厲王在位三十有七年而奔于彘又明年周召共和者十有四年而後宣王立是詩作于奔彘之後共和之前故曰長乱曰不可救藥曰无俾城壞當時事勢可以想見攄侯解

体王室孤立天下之势如极之直不可屈伸故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詳此則名詩之義與作詩之旨符矣序詩者但曰刺厲王益未知所刺何事以詩詞之可證者何說也似若羣小陷溺厲王之心以自恣使致禍亂王已出奔而羣小之恣雖方甚在朝之賢忠所以正救之而有是詩也其曰我雖異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謀聽我囂囂匪我言耄尔用憂謔則指其在位之同列于厲王无預審矣曰戲豫曰馳驅曰游衍曰謔謔則在位之恣縱可見七章序諸侯所輸之義

則厲王之失諸侯諸侯不克蕃衛亦可見由是言之出王為奔彘甚明必在王字而可以杜為訓者執持旨未嘗不回序詩者不能知而誤後學尒一章所謂上帝者指王也猶蕩蕩上帝毛曰上帝以託君王也刺詩多以王言天以帝言王王不能用天下之勢而天下叛之者也此章凡二猶遠必有所指豈以其監詩乎不然則所以為謀者悖矣故首章專以猶為言二章所謂辭之輯辭之洽即首章出話不然之意泄泄域如孟子无義无礼之風亦與詩旨相應時惡惡

之義不可知豈啻軒〻乎與橋難相反故也三章言
汝我若相告語者使衆為凡伯所作則必告榮夷公
之語也榮夷公之專利見于傳記是詩不及抑不為
榮夷公作乎以殺謗者言之則厲王亦虐矣故四章
言天之方虐又曰多將熇〻虐焰之暴也老夫小子
皆一時得志之人也殿屎以呻吟為訓其可知當時
國人聚而流王于彘又圍太子靜于召公之家召公
以其子代之而宣王脱于難此殿屎之謂也故曰莫
我敢葵曰蔑資凡所資助也曾莫惠我師豈為榮夷

公專利發乎六章以後乃以正理言之臚之訓道來有他比也臚明也氏之明氏也壎篪和也圭璋溫也取携不可拾也今獨携而執之使王不得及則天之明民者變易甚矣當時厲王失民心民各為其主所用將流厲王而自立其君者也猶左傳三公子皆君也與後世上辟音僻下辟音法不同詩音不貫也七章則言宗子而繼言城壞重同姓也德者少懲而宗子匹休者也城壞則為獨立斯可畏矣和兄弟以蕃王室可也八章所謂喻者變也天道甚明指出王為

尔非天下所共王也指厲王之黨也馳驅謂奔放也天道不可恃倏然而變矣及王之出居于外可以畜新及尔間暇之時可以平為之畜也以是求之則詩之旨大略得矣若徇訓詁則類皆窒而不可知也此詩其警厲王之嬖臣歟左傳捐吾讐同條敢不盡心昔趙盾與士會同心事君諫不入則子繼之今同僚諫君而皆以為笑矣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是觀之是驕忽之意也劉向新序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言明驕而不受也熇熇盛也說文曰大

熱貌是亦熾盛之意今毗尔雅曰体柔也言天方震
怒王何為懦而不能自立令威儀皆迷乱其先立志
可知也當世善人但尸位不敢出言也苟能順天理
以牖民則如壎篪之相應圭璋之相合取携之甚易
也牖如循循善誘之誘人之性也皆有固有之性因
其善性則教不易而成苟求多于民則牖民之道变
易矣益者言无求多也辟作僻字讀言令之民既多
邪僻矣王又為邪僻則何以牖民哉价人或以為大
人或以為善人或以為掌軍事者无所經見姑存之

馳驅自肆也夫所謂天者豈遠哉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不可以遠而忽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厲王所能亦凡伯責難于君之

意

詩說卷第十